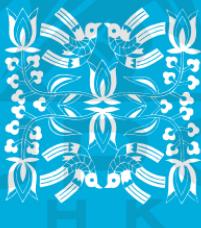


高高的月亮山





月亮山的晨霧，從清晨六點開始，直到九點才散。美達寨在月亮山的最高峰，從寨子看出去是一望無際的雲海。霧像一團厚厚的棉花糖，又像紗，把遠處的山和近處的木屋都罩起來了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霧喜歡賴皮，跟細糯養的小白貓卡卡一樣，明明醒了，卻總要趴在木板上賴上半天，直到細糯的小手不停地拍牠屁股牠才肯挪一下，或者是奶過來，假裝要踢牠，牠才敏捷地跳到桌子上，再從木窗那裏跑掉，去找牠的花花草草和蝴蝶。

但是奶的腳和細糯的小手都扒拉不開這麼厚的霧。

就像這會兒，太陽早就出來了，金色的光卻被霧鎖著，掙脫不開。沒有陽光，整個大山都冷颼颼



的，大人們嘴裏呵著一團團白氣，縮著脖子拿著冰涼的鋤頭去地裏。小孩更怕冷，除了要上學的幾個，其他的都不願早起，白茫茫的霧裏偶爾出現一兩個揹書包的身影，踉踉蹌蹌，一副沒睡醒的樣子，邊走路邊打瞌睡。

紅糯怕冷，裹在被子裏不肯起床。她並不擔心遲到：月亮山恁（那麼）高，學校恁遠，美達寨到穀品小學要走兩個鐘頭的山路，大人走著都累，何況小孩子？好脾氣的吳校長對美達寨的學生娃向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反正他們到了學校上課也老是打瞌睡，遇上冬天雨雪天氣鞋襪濕透，打盹兒都在哆嗦，啷（怎麼）忍心吼？

六歲的細糯抱著卡卡跟在奶後面，聽著奶一邊嘆息一邊嘟囔：顛倒咯，大的該起不起，小的該睡不睡。細糯不吭聲——兩年前奶的眼睛長白矇了，這會兒眼前又是一層霧——她怕吵了奶，不小心摔著。

奶像是聽到了細糯心裏的話，高聲說，摔不

著，月亮山的霧再賴皮也不是風的下飯菜，別看風沒有手和腳，但是酸湯點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霧怕風，風要它散它就得散，不信你瞧著，就一眨眼的事。說完，她從高高的禾晾旁邊貓下腰，順著土坎滑到菜地裏，這樣的動作她已經重複了一輩子。儘管年邁，她依然靈敏得像十七八歲的姑娘。

奶奶說得一點沒錯，月亮山的霧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風兒吹化它——風兒像水，能把棉花糖似的霧化開。有了它，霧會慢悠悠四散開來，有的跌到岩下頭散了，有的爬到山半腰散了，只有一縷厚霧，總喜歡爬到月亮山山頂，然後調皮地停下來，像給月亮山戴了頂白色的大草帽。曾經有一群拿著黑筒筒大相機的人來月亮山拍照，告訴寨裏人這叫「山戴帽」。他們說，在遙遠的西藏，那裏有一座神秘的雪山，叫南什麼瓦峰，平時躲在雲裏，一般人看不見，只有運氣好的人才看得見。當天氣晴朗、雲開霧散的時候，也會有一片雲蓋在山峰頂上，跟這裏一樣。

細糯心想，月亮山戴帽子，不是人運氣好，是稻穀、苞穀（玉米）等莊稼運氣好，因為月亮山戴帽意味著陽光明媚、萬物生長。

正想著呢，一陣大風像浪頭一樣撲過來，濃霧頓時打著滾兒跌落到岩底。太陽掙脫開白霧，一瞬間山頂光芒萬丈，霞光灑滿整個苗嶺，水田裏育的秧苗、地膜裏育的辣椒苗，還有細糯種在屋角的瓜藤都變得金燦燦一片。

鳥兒醒了，貓兒狗兒醒了，田坎和菜地也醒了，畫眉啾啾叫、小雞嘰嘰叫、老牛哞哞叫，美達寨熱鬧起來。

大人們開始了一天的忙碌。

只有細糯無事可做，抱著卡卡趴在木樓窗前，呆呆看著窗外遠遠近近一層又一層的山嶺。

山外有山，山外還是山，看得見的地方全是山。

看不見的地方呢？

迎著金燦燦的霞光，細糯好想變成一隻雲雀，飛到山外去。